

民主德國文藝譯叢

第一步

安娜·西格斯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民主德國文藝譯叢

第 一 步

安娜·西格斯 著
微 廬 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第 一 步

有版權

著 者	安 娜 · 西 格 斯
譯 者	微 廬
出 版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排 印 者	大 衆 文 化 印 刷 廠

一九五四年三月初版 1—8000 冊

「文學·藝術」55000 字 定價 4,0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各登業號

序

第一步是安娜·西格斯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小說集蜂房裏面最後完成的一部作品。這「蜂房」乃是一座小小的屋子，位置在法國南部的一個城市裏，近十年來，它常成爲世界各國和平戰士們集合的地方。在一次世界人民和平大會結束之後，二十多位代表於分手之前還在這裏各人談了一談自己怎樣開始走向這條爲和平與民主而鬥爭的道路上來的經過。這是一部以極簡短的篇幅、極平易的語言而包涵極廣泛的內容，解決極複雜的問題的作品。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號蘇聯文學上有一篇塔瑪拉·麥提利奧窪同志關於安娜·西格斯近作的文章，對於第一步有極精闢的分析，我現在把這部分逐譯於後，即作爲對本書內容的介紹：

第一步正像作者其他近作一樣，充滿着現代底活的氣息。它反映出國際民主和反帝陣營底日益滋長的力量。

這些短篇小說裏的主人翁都是從各個國家裏出來的勞動人民，和平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們是在巴黎和平大會上會面的。他們在公開的友誼的談話中報告各人底生活。每一個人講一講，他是怎樣走上這反對法西斯與戰爭販子、爲了民主與和平而鬥爭的第一步的。

安娜·西格斯在她的長篇小說裏已經好多次描寫過戰士底發展過程，描寫過平常人心中的革命意識底醒覺。她已經好多次發現了這種醒覺底力量，她同時把人生中有決定性的、典型的境邊像焦點一樣地集中起來並且像特寫一樣地放映出來。這部二十三篇短篇故事底集錦第一步就是拿這種境遇作爲基礎的。

這第一步裏的人物是具有不同的社會階級和國籍以至於年齡的：如法國的女工賴奈、比利時的藝術研究者亨特立克、工人利嘉、一個美國的黑人、蒙古的牧人蘇倫。書中人物以及各篇短篇故事底主題之衆多對於和平運動底綜合性以及參加和平運動者底生活命運底複雜性給出了一個概念。有些人物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在他們對德國的、西班牙的和匈牙利的法西斯主義作鬥爭的時候已經走了他們的「第一步」。

有些人在最近纔走到政治生活上去。但是結合他們在一起的是個共同的目標：使全人類不再遭受新的戰爭。

對於重要的、典型事實底謹慎選擇，語言底力求單純，情調底誠摯親密——這一切都證出了，安娜·西格斯是有意識地努力於要把她這一部新的小說集錦寫得使各國的勞動人民都能了解和相信，尤其是要使那些她所特別關心的人物，便是今天對於政治還站得遠遠的、而必須爭取過來參加這個爲了人類一個美好的將來的鬥爭的那些善良人們。

安娜·西格斯報告了一些平凡人物底事蹟。他們是堅決並且大胆地担负起了保衛和平的事業。

如像「阿爾及爾的倍勒」那篇裏的主角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政治方面沒有閱歷的碼頭工人，他一半是奴隸，習慣於飢餓，却發揮了充分的機智和毅力來阻止把軍火運到越南去助長殖民地戰爭。他也完全像許多他的工作同事一樣，深深了解到這些軍火歸根結底是要用到他自己身上來的，如果他不來反抗這些戰爭販子而順

從地來搬運這些軍火。

這些短篇故事裏的主人翁，從各個國家裏來的進步人物，曾一再興奮而熱愛地談到蘇聯。哪爾維克來的挪威工人囉拉夫在做小孩子的時候已經走上了他的「第一步」：當他初次見到在一艘蘇聯輪船底旗桿上有鏈子和鐮刀的紅旗時，他就開始在牆壁上，在課本上，在人行道上畫起蘇聯的國徽來。他終身忘了一個老工人解釋給他聽蘇聯的國旗爲什麼畫上鏈子和鐮刀的那句話：『因爲這條輪船的國家就是由拿着這種工具勞動的人物治理的。……所以這鏈子的意思就是指着像我和我的哥哥這些人，這鐮刀就是指着像你的愛茲富爾的外公愛利克遜這些人。』這裏毫無雕飾而強烈地寫出了各個極不同的國家底勞動人民對於這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深摯同情。

在安娜·西格斯以前的全部作品裏可以看出有兩個不同的主題，它們幾乎各不相關地在走着自己的道路。這部第一步却把這兩條路線交織了起來。德國勞動人民底命運現在和別國勞動人民底命運緊緊地結合了起來。許多國家底和平戰士構成了一個大家庭，德國人民底代表也是其中同樣的一份子。

在安娜·西格斯以前關於描寫戰後德國的生活的作品中，站在中心的人物總是負着過去時代底重担而難以自拔的，在這一部集子裏，那些短篇故事裏的德國人物都是現代德國的進步力量底代表。

譬如我們看到曼斯佛特的佛朗茲，他出身是一個無產階級者。他的革命的道路在四十年前已經開始了，當他隨着他父親在一次罷工中參加示威遊行的時候，這次示威遊行是被皇家的騎兵砍得流血的。佛朗茲一點也沒有報告他以後的生活。但是我們可以猜得出來，他一定也像第七個十字架裏的華勞一樣，在希特勒時代參加了德國中部以及地下的一切鬥爭，『凡是可以嚐到的苦難，他都嚐到了』。他的整個生命並不是偶然和這個曼斯佛特工業區結合起來的，這個地方在過去一向是艱苦的階級鬥爭底戰場而現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底一個重要的工業中心。就是曼斯佛特的佛朗茲這一類人物，他們今天在德國民族底羣衆中負起了民族性的革命的傳統而幾十年來對之堅貞不渝。

於青年女農民萬爾姐的那篇小說也指出了反法西斯的老前衛在今天德國民族

底民主教育上的重要性。這個女孩並不能很快就理解她祖國偉大改造底意義。那村長，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的積極的老戰士，幫助了她。由於他的勸告，她進了鄉村學校，這學校使她聽到了米邱林的學說，使她眼前展開了一個她向來所不認識的世界，而具有意義的、建設性的勞動就在這個世界裏發端。

「紐倫堡的斐特禮」那篇小說裏的主角是一個西德的工程師。在一次到柏林去的短短訪問中，他走進了一個他以前在裏面工作過的工廠。這個工廠現在在民主德國是一個民有的工廠了。他和這廠的新主人即工人們的會談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開始把他在國家的兩部份所見到的互相比較起來，他成了一個爲了和平與德國底統一而鬥爭的積極的戰士。這就是今天德國的現實底最重要的現象之一：西德和平力量底滋長。

這是容易了解的，就是這位女作家具備儘快把她的民族底生活裏的新事物描寫出來的願望。另一方面也是容易了解的，就是這些從狂飆般突進的現實中得來的印象並不是常能立刻拿來寫成大部的現實主義的作品的。我們很有理由把安娜·西格斯

近年來的中短篇小說看作是她的創作中的一個新階段底前程遠大而豐富的開始，一個毫無疑問一定有賡續的開始。

關於翻譯方面，我有一點要聲明的，便是作者在每一篇故事前面，祇標出了它的主人翁的名字和他們所從來的地方，但是沒有提到他的姓，以致我對於中國和蒙古的兩位代表，雖然參攷了多種關於歷次世界人民和平大會的文獻，還是沒有能求出他們的真姓名來，祇得都從音譯，所附的地名，也未必正確，好在這是一部文藝作品，讀者對於其人其地，似可不必過於攷訂。此外，我爲了適應作者的願望，譯文也力求通俗易曉，比較不常見的名詞都加以註譯；希望這一部小小的譯本，在發展保衛和平的力量上面也能有一點相當的貢獻。錯誤的地方，在所不免，還希望讀者加以指出，以便再版時改正，幸甚！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微廬

大會結束之後，頭上的幾天空閒日子，我們是在一家名叫「蜂房」的宅子裏度過的。在它的牆垣裏面，我們新舊朋友又一度像一家人一樣相聚了好幾個小時，還是這幾位由於大會——這是個許多線條的結合點——從世界各國召集來的男男女女們。

我們又是大家敘述些產生於我們的生活和家鄉的各色各樣的故事。有時候某一個人不講故事就唱一隻歌或者表演給我們看一種在他的家鄉習見的舞蹈。

天已夜了。花園裏那株孤零零的小樹投在草地上的月影正同它本身一樣地纖弱。現在是分離的時候。我們因此覺得黯然不歡，好像我們大家在一起過了一生似的。我們什麼時候再能見到冷西呢？我在世界地圖上根本找不到她那個在延安附近的渺小的城市。安托尼喔是不是能夠再一度通過一切的間諜網而逃出佛朗哥的西班牙

「牙呢？我們幾時再能見到我們這位老德伏沙克和他那雙諷刺的眼睛，他那雷響般的聲音，這嘲笑了他的不健全的身體和世界上一切不健全性的，並且堅毅地把人類從遲鈍和愚蠢中喚醒的聲音呢？瑪麗却是要留在此地，她要在這裏等她的孩子出世。

那對濃密的睫毛的陰影，它現在在她的小臉上是惟一的陰影，將要和許多其他歡樂和悲哀的陰影一同融合起來了。因為在這樣一個現在嬌嫩得像一片花瓣似的臉子上，歡樂是也會留下它們的痕跡的。派特已經自己在估計着，人家會把他的護照扣留下來並且釘他的梢。因為他的演說是對於他的國家和國中最善良的人物的故事的一個憑證。密費爾也預感到他的歸途意味着什麼：追蹤，如果不是在碼頭上就被逮捕。

我們朋友和鄉親們將要一同返國。一個自由而富於勞動的生活站在我們的前面。青年們不耐煩地在等候着我們的報告，等候着我們的敘述。但是這顆心却堅牢地繫住在目光不能再找到他們的那些人的身上。

誰現在爲了要起程而踏進門框子裏面去，這人已經如同牆上掛的一幅畫裏面的

那些人一樣，這些人是並不再同室內的人們共着歡笑或悲戚而在忙著他們自己的事務了。

我們的女主人，主婦賴奈說道：

『我給你們提一個建議，我們大家再圍攏着桌子坐下來。你們每人現在把怎樣會走上我們這個圈子裏來的經過講給我們大家聽聽。很短——就講一講走上這條結果把他引到了我們這裏的道路來的第一步。』

這個議建我們大家都贊成了，但是沒有人願意首先開始講話。有的是一時想不起來，他這「第一步」是怎樣的。有的人雖然立刻想到了，但是他不敢在這張桌子上公開地用幾句話把它講出來。

於是賴奈說道：『如果你們沒有人來開這個端，我就自己先講罷。』

巴黎的賴奈

『我的父親以前是車床工人。他去世之後，我的母親就替工廠裏擔任家庭工作。』

我們的家裏總是堆滿了鈕扣和布塊。我是四姊妹裏面的第二個。我和我的母親處理家務，我還幫她縫紉。此外我還接受人家給我的各色各樣的工作。

那時我年紀還很輕。母親把我穿得極爛的衣服替我打扮得還像個樣子。但是我難得有時間到外面去走動或者跳舞；她可是說道：「你多暫還好看還年輕的時候，你就得享受享受生活。一個人沒有快樂是不好過的。」

我有時候在聖·克勞的一家旅館裏幫幫忙。那家的女主人和她的客人們都喜歡我。我賺的小費不錯。我找到了一個朋友；因為我的母親並沒有什麼反對他的意見，而且他也有工作做，我們就約定了將來結婚。我的未婚夫是一個漂亮的青年。

他說，他的師傅爲了他甚至把手放到火裏去也肯的。我的母親用不着担心，他不會一朝失了業站在街頭的。他是師傅離不了的幫手，他也決不會參加那些胡鬧的行動。

有一天我們一同上街，有一個工作同事和他攀談起來。這是說，這個人以前是他的工作同事，在不久之前他被辭退了。他雖然樣子有點憔悴，但是我喜歡他那雙

眼睛和他那種講話的神氣，固然他絕不是和我講話。他問我的朋友，高興不高興下星期到一家名叫「烟狗」的旅館裏來。他可以在那裏聽到一個在沒有一張報紙上找得到的報告。我的朋友決然回絕了他。那人就拿一本小冊子勸他買。我的朋友說：「我絕對不買你們的東西。請你讓我安逸安逸罷。」

他們分別後。我的朋友還自言自語地罵了一回這班非教大家最後同流合污了不肯罷休的人們。

我那時在一家比較好的客店裏做零工。那是一家小旅館，等於一個別墅。我第一次在一個星期天被人家喚去服務時，我真是欣喜欲狂。我當時至多只在電影裏看到過這種餐具，這種盤子和菜肴，這種衣服，這種陳設。那裏的賓客也是如此。官員、佩戴勳章的紳士們和他們的太太。從談話裏我聽到：這些人是和政府以至於和劇院、和報館都是有關係的。其中也有些「火十字黨員」^①。

我那時人很漂亮，那位女店主非常喜歡我。有人來喚我到這家旅館裏去的時

① 火十字黨是當時法國的法西斯黨，約存在於一九二五——一九四七年間。

候，我總是很高興。小費是很多的。我把一部份給我的母親，一部份化在我的裝飾上面。住在這個旅館的客人們有些極奇怪的願望。我倒並不覺得費事，如果一忽兒要我坐着客人的汽車到一家遙遠的酒店裏去買一種恰恰有人在想喝的白蘭地；或者一忽兒要在夜裏準備咖啡或是一種特別的菜肴。我也學會了，巧妙而有禮貌地回絕一位不歡迎的來客或者電話。女店主曾向我說過：「我的孩子，你在這裏必須記牢：『說話是銀，緘默是金』。我也照做了。我的緘默固然沒有給我搞到黃金，但是對鈔票我也一樣喜歡。女店主說：『到我們這裏來的客人是在報紙上也時常見到的。』」

下面的事情是在我的朋友遇見了他那位從前的工作同事之後差不多一個星期之內發生的。我在服務的時候聽到兩個客人隔着桌子在談天；他們是和他們的太太乘着同一輛汽車來的。

「『小金貓』在一分鐘裏便包圍了起來。青年們便從窗子和門戶裏衝進去。就得這樣幹下去，接二連三。我們的青年們在這一個星期裏是使用在郊區的。明天就輪到『烟狗』。」

這兩對夫婦在晚餐以後纔回到他們各自的房間裏去。

我一向在家裏是什麼都不講的，我把這種緘默看作是我的義務。可是這一回我把聽到的話告訴了我的未婚夫。我以為他一定要趕快把這些事情通知他的同事去了。我碰到的可不是這麼回事。我的朋友先是憤怒地、後來却是很嚴肅地解釋給我聽，問我明白不明白，我是多麼對不起我的女店主。他說我是靠着我的工作生活的，而且我的待遇也不薄。我不應該去管和我毫無關係的事情。

我回到我的旅館裏去。我思攷。如果我去警告一個人，這個人看來是個好人，和我的未婚夫一樣是個工人，而且還是從同一個工廠裏出來的，我的女店主會阻擋我嗎？我很沉悶。我剛走到旅館，就有一位體面的客人要一種我們店裏沒有具備的酒。我就立刻表示願意去給他把這種酒找來。對於我這種慫慂，我也同往常一樣地受到了讚美。我向着這位客人的司機假稱我要很快地去看一看我的住在「烟狗」的朋友。

這家客店雖然恰巧空着；但是店主立刻就把我所描繪的男子從隔壁找了來。他